

“茨坪中心论”考论

刘 晓 农

(宁冈县文化馆)

无可讳言,在井冈山斗争历史的宣传上,曾有一个真假中心的问题。过去一段颇长的时间里,有人生造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都不能立论的“茨坪中心”,与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的宁冈中心相抗争。这种无视史实,以偏概全的宣传,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以纠正。然而时至今日,又有人重弹旧调,再捧“茨坪中心”,不过从头面上稍加了改换,即冠以了“军事根据地”几字。这个翻新了的“中心”可否立起来,且让史实来予以论证。

众所周知,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叫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,它横贯罗霄山脉中段,其中心区域是在宁冈,周围有赣之永新、莲花、遂川,湘之酃县、茶陵,面积约有一万三千多平方公里。在这块范围内,还有井冈山、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。至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地域,是“介在宁冈、酃县、遂川、永新四县之交,北麓是宁冈的茅坪,南麓是遂川的黄坳,两地相距九十里。东麓是永新的拿山,西麓是酃县的水口,两地相距八十里,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(以上永新),新城、茅坪、大陇(以上宁冈),十都、水口、下村(以上酃县),营盘墟、戴家铺、大汾、堆子前、黄坳、五斗江、东坳(以上遂川)到拿山,共计五百五十里。”^①这个军事堡垒的建立,有力地拱卫着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,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。从时间上讲,它是一九二八年“八月失败”后,在十月中旬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,特委作出建立巩固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决定而建立的。这就很清楚了,军事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、是两个不容分割又不能混淆的地理概念。

五百五十里范围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,是不存在什么“中心”的,向来没有这个提法。如果硬要说中心的话,该有哪方面的定义?当然是指边界党和红军在那里的活动的多少,指那个地方在军事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对整个根据地的影响。基于这一含义,将中心地位落于茨坪,这委实是张冠李戴了。当年的茨坪,并不是象至今某些宣传所说的那样:“是整个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机关的所在地。湘赣边界党的前敌委员会、特委、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、防务委员会、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、军官教导队、军械处、新遂边陲特区工农兵政府、公卖处都先后迁来这里。”^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,笔者认为红军的部分后勤机关,是在“八月失败”后迁至大小五井和茨坪,至于边界的党政军指挥机关,那是根本没有在茨坪驻过的。这里一是找不到任何历史原件加以作证,二是井冈山市博物馆现有的乡土资料(即当地老人的采访记录)与一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大相径庭。一九七七年三月,何长工在参观茨坪遗址的时候,有同志问到:“特委是否设在这里?”何长工同志回答

本文于1986年9月16日收到

说“特委根本不在这个地方,这儿除住有王佐的一个营外,一般是部队路过的地方。”又如谭震林同志曾是第二届特委书记,他生前说过:“特委除在茅坪办公外,茨坪我们没有办公地点,哪里搬上什么机关去了?袁文才是湘赣工农兵政府主席,也未到过茨坪办公,一直住在宁冈,和王佐一起跟着全军打仗。”当年在特委工作过的彭儒同志回忆说:“我和陈正人是在茨坪结婚的,茨坪没有房子,老俵自己房子也不够住,住了两三个晚上,……我们又回到了茅坪特委,在谭震林同志住房对面安排了一间住房,共同住了几个月。在茅坪时,谭震林、陈正人都很忙,经常到下面工作,有时晚上也不回来,又要考察土地分配,又要解决土客籍矛盾。”^⑤从以上资料看,边界特委确实没有搬到过茨坪。这一点老同志是很清楚的。曾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翌年一月,担任袁文才传令兵的赖春风同志,最近在茨坪看到宾馆下面的边界特委旧址,就说过:特委哪里来过这儿?没有呀。我常来茨坪送信给王佐同志,有特委的话还不知道?”

至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,也是从来没有迁到茨坪的。曾任特委书记的陈正人同志,一九七〇年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到:“在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上,还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。在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时,出过一次布告。边界工农兵政府一直设在茅坪,没有迁往别处。”^⑥有的老同志一再指出:“茨坪地方小,不是屯兵的地方,这里山上主要是王佐部队的机关,罗霄中段政府在茅坪。”^⑦在前委任过秘书的江华同志,一九七七年重返井冈山,在座谈会上说过:“还有一个政府,也在茅坪,不在你这里(茨坪),政权党权,领导中心头子,还有部队、朱毛会师在宁冈。”^⑧他还指出:“当时军部跟部队走,茨坪没有军部。”^⑨

以上老同志的回忆资料,与史实是完全吻合的。从时间上看,红四军大队自九月底回到湘赣边界,十月一日在茅坪坳头垅全歼赣敌一个营,收复宁冈全县。接着,部队驻于茅坪、新城等地,配合各级党政组织全力投入重开割据局面的斗争。十月十四日,在茅坪步云山召开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,下旬,特委在宁冈、永新领导两县的“洗党”。十一月九日,我军又击败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,翌日进占永新,随即退回宁冈。”^⑩同月十四日,为期三天的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新城召开。会后,红四军在新城一带开展整训。此间,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都在新城,肖克同志还在新城城皇庙毛泽东同志的住房里,看见了他写的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的部分手稿。就特委来说,书记谭震林同志正在茅坪害病,^⑪组织委员宛希先在石口一带指导农村支部洗党。大量的史实说明:十月至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,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并没有迁到茨坪去,始终设在宁冈。这正如有些老同志所说的:“八月失败,敌人占领宁冈地区也不是全部占领,只占去龙头、(龙市一笔者注)古城、新城等,大部分地方还是我们的。从时间上也不是两个月,只是一个左右,我们又打回来了。特委、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、军委、红四军军部还是住在茅坪。”^⑫这样一类的佐证资料还有不少。“我们二十八团和袁文才那个团住到茅坪,因为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军委领导同志都住在茅坪。那么多部队吃住全靠宁冈,到外面打仗,除了消灭敌人,巩固扩大根据地外,就要把布匹、药材、盐挑回到茅坪、坝上一带。……特委、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搬上了茨坪,没有那么回事,一直在茅坪,连王佐都曾住在茅坪。”^⑬

不单是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始终没有搬到茨坪,就是“八月失败”后,红军的一些后勤机关,如桃寮被服厂、茶山弹药库、茅坪医院、白云寺修械所等,一直留在茅坪没有搬迁,只是移到了峡谷险峻,林木茂密的山里,也就是陈山、周山、坪上山等地方。而这些地

方，就是被人们称为“井冈山上”。须知，当年的“井冈山”三字，是一个概括性的地域名称，并没有限定的地理概念。大小五井和茨坪一带可以叫做井冈山，宁冈的茅坪、大陇等许多地方亦可以这么叫。譬如说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宁冈龙市，与秋收暴动的部队胜利会合，就叫井冈山会师。彭德怀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从平江抵达宁冈新城，也是到达了井冈山。

持“茨坪中心”观点的同志还认为：茨坪所以是军事根据地的中心，因为它周围有五大哨口。笔者认为，倘若把这方面也当为理由，将是不充分的。看待历史上的某种事情，应该把它纳入到当时的环境和时间之内。五大哨口是什么时候修建起来的？各有不同的时间，其中最早的要算黄洋界了。这年八月，湘赣敌人乘红军大队前去湘南，分兵合击进占了永新、宁冈。月底，湘赣四个团从宁冈大陇向大小五井进攻，守山红军和地方武装选在地势险峻的黄洋界抢修工事，埋设竹钉，布置楠木滚石，凭着顽强的战斗意志，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强攻。这次战斗获胜之后，边界党和红军认识到了凭险据守的重要性，直到十月下旬，在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，特委作出了建立军事根据地的决定，军民开始在黄洋界加固壕沟工事，建造营房，在小井设立红光医院。其余几个哨口的设立，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的事了。是月初，前委在宁冈柏露召开会议，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；红五军和四军三十二团留守边界，保卫井冈山。自这时候起，守山军民才全面在双马石、桐木岭等隘口险处布防设阵，五大哨口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显然，红军的战略意图是利用山险抗击强敌，把这些哨口作为御敌的阵地。并不是茨坪四周设有哨口，它就成了中心。

上述史实无可辩驳地表明：茨坪根本不是军事根据地的中心。它也成为不了什么“中心”。这是为它的经济条件、政治条件所限制的。茨坪这地方能住下多少部队？能供给多少粮食？江华同志说过：“它供不起部队一餐饭”。它仅仅是红军路过的上上下下的地方，而且不少老同志明确地讲到：毛泽东同志和大队红军只有三次路过那里。那么，这种“中心”的假象是怎样造成的呢？这里面一是某些宣传上的偏颇，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过去的陈列，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现象。该馆在第一室就有一个军事根据地的沙盘，把茨坪置于中心位置，配有“中心”内容的解说词。尤其是文革时期，“茨坪中心”论广为流传，达到了即成事实的地步。二是国家于建国后投放巨款建设茨坪，使得茨坪“旧貌变新颜”。宾馆、大厦、博物馆都在这里。加之那里的山景优美，每到夏秋，开会、观光者群群而来，的确起到了一种先声夺人的作用。笔者认为，尽管茨坪已经成了当今宣传接待的中心，但与历史上根据地的中心完全是两回事。更何况当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有一个中心，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作了多次阐述，陈毅、杨开明等同志当年写下的报告，也有这样的记载。至于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，其肯定“宁冈中心”的资料则更多了。反过来说，历史原件和老同志有谁讲过一句“茨坪中心”吗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乃是党史工作者最基本的一条原则。明明有一个不须争论的中心存在，却硬要生造出另一个中心来，还反责别人抱着乡土畛域之见“争中心”，这实在令人费解！到底谁在争中心呢？到底那个地方是井冈山根据地真正的中心？岂不是显然的事情？所以说，宣扬“茨坪中心”在政治上是一定有害的，它既背离了毛泽东同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，又有悖于井冈山斗争的历史。笔者热切地希望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之际，“茨坪中心”论可以彻底休矣。

注解:

①⑩毛泽东《井冈山的斗争》

②见于井冈山市外办编写、香港通达广告公司承印的大型画册《井冈山》第十一页。

③⑦《何长工同志参观井冈山革命旧址的谈话》77.3。

④⑫《肖克同志回忆井冈山根据地》存在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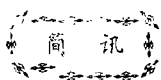
⑤《彭儒同志的回忆》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。

⑨《陈正人同志谈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》70年12月

⑧⑥《江华同志在井冈山博物馆座谈会上的讲话》

⑪《访问张桂庭老同志的记录》存井冈山会师纪念馆。

⑬《访问唐天际同志记录》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。



低功耗红外线报警器通过技术鉴定

我校基础部何岳山、张浣淳两同志研制的主动式“低功耗红外线报警器”已于四月廿九月通过了技术鉴定。参加鉴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：该装置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属先进水平，具有推广使用价值。

主动式红外线报警器装置已广泛用于银行、商店、机要部门等的安全保卫工作，但目前该类产品都依赖交流电网供电，常受停电影响而被切断破坏，故降低了可靠性。

何岳山、张浣淳研制的该装置系采用电池供电，克服了同类产品的上述缺点。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：

1、警戒距离：不小于50米；

2、电源及功耗：

	发 射 器	接 收 器	报 警 器
电源电压	6V	电报警器供电	6V
待警电流	$\leq 500\mu A$	$\leq 200\mu A$	0.001mA
报警电流	$\leq 500\mu A$	$\leq 200\mu A$	$\leq 300mA$

目前，我校实习工厂正与有关部门洽商，组织成批生产。